

漢書門				
三	三	四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二	五		漢
七	〇		書
九	一		
函	三		
二	二		
〇	八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18
冊數	32(21)	
函號	279	69

共廿二  
三史廿四号

後漢書 傳四十之四

二十一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漢列傳卷四十

孝明八王傳

孝明皇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節王暢。餘七王。本書不載母氏。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無子。國除。

陳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遣。

羨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

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

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

淺草文庫

儒講論於白虎殿，七年帝以廣平在比多有邊費，廣平

縣今洛州乃徙羨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分汝南八縣為國

及帝崩遺詔徙封為陳王，食淮南郡，其年就國立三

十七年薨于思王鈞嗣鈞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

禮天子將祭擇士而祭謂之大射大射之禮張三侯虎侯熊侯豹侯示服猛也皆以其皮方制之樂用

騶虞九節性隱賊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輒陰

中之憎怨敬王夫人李儀等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

父父或作文殺儀家屬吏捕得父繫長平獄長平縣屬陳國鈞欲

斷絕辭語復使結客篡殺父事發覺有司舉奏鈞坐

削西華項新陽三縣西華今陳州項今陳州項城新陽今豫州十二年封

鈞六弟為列侯列侯古今注曰番為陽都鄉侯丁秋為新平侯參為周亭侯壽為樂陽亭侯寶為博平侯後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為小妻嬈音寧丁

且為高亭侯也反復坐削閭宜祿扶溝三縣閭扶溝並屬陳留郡永初七年封

敬王孫安國為耕亭侯鈞立二十一年薨子懷王竦

嗣立二年薨無子國絕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

侯崇為陳王是為頃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承薨

子愍王寵嗣熹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

寵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



驗是時新誅勃海王慄

靈帝熹平元年慄被誣謀反自殺也

靈帝不忍

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情遷詣比寺詔獄使中常侍王

酺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情辭與王共祭黃老君求

長生福而已無它冀幸酺等奏情職在匡正而所為

不端遷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不案

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中平中黃巾賊起郡

縣皆棄城走寵有彊弩數千張出軍都亭

置軍營於國之都亭

也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得完百姓歸

之者衆十餘萬人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衆屯陽夏

縣名屬

淮陽國自稱輔漢大將軍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

時天下飢荒鄰郡人多歸就之俊傾資賑贍並得全

活後素術求糧於陳而俊拒絕之術忿恚遣客詐殺

俊及寵陳由是破敗是時諸國無復租祿而數見虜

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衆夫人姬妾多為丹陵

兵烏桓所略云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

取其美名也下重熹王亦同

十五年封為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改南郡

為國元和二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以

劉敘曰案又黃老君黃老君

帝君

封乃徙為六安王以廬江郡為國肅宗崩遺詔徙封

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國恭敦厚威重舉動有節度

吏人敬愛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為竹邑侯竹邑縣今

徐州元初三年恭以事怒子酺酺自殺國相趙牧以狀

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大逆不道有司奏請誅之恭

上書自訟朝廷以其素著行義令考實無徵牧坐下

獄會赦免死恭立四十六年薨子考王道嗣元初五

年封道弟三人為鄉侯東觀記曰內為都鄉侯國恭為安鄉侯丁為魯陽鄉侯

孫順為東安亭侯道立二十八年薨子頃王定嗣本

初元年封定兄弟九人皆為亭侯東觀記曰定兄弟九人皆為亭侯

亭侯固公梁亭侯典蒲亭侯延昌城亭侯定立四年

祀梁父亭侯堅西安亭侯代林亭侯也薨子孝王和嗣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毀齒

過禮傅相以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敬賢

樂施國中愛之初平中天下大亂和為賊冒務所攻

避奔東阿後得還國立六十四年薨孫祗嗣立七年

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樂成靖王黨永平九年賜號重熹王十五年封樂成

王黨聰慧善史書喜正文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

建初四年以清河之游觀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

之中水饒陽安平南深澤入縣益樂成國郡國志清河無游縣

觀津今德州東光縣在滄州成平在景城中水今瀛州南深澤在今定州及帝崩其年就

國黨急刻不遵法度舊禁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

故掖庭枝人哀置嫁為男子章初妻哀姓置名也稱男子者無官爵

也黨召哀置入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黨恐懼乃密

賂哀置姊焦使殺初事發覺黨乃縊殺內侍三人以

絕口語又取故中山簡王傅如李羽生為小妻永元

七年國相舉奏之和帝詔削東光鄆二縣鄆縣屬

反光立二十五年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薨無子國

絕明年和帝立崇兄修侯巡為樂成王是為釐土縣修

及條縣皆屬勃立十五年薨子隱王賓嗣立八年薨

無子國絕明年復立濟北惠王子萇為樂成王後萇

到國數月驕淫不法愆過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

奏萇罪至不道安帝詔曰萇有覲其面而放逸其心

覲覲姑也言面姑然無媿姑音胡八反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致敬

之節肅穆之慎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芬慢易大姬

不震厥教大姬即萇所繼之母震懼也出入顛覆風淫于家娉取

孫鑠曰典

漢書卷四十一

人妻饋遺婢妾。歐擊吏人，專已凶暴，愆罪莫大，甚可

耻也。朕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于理。周禮司寇以八議麗刑法一曰

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

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

八曰議賓之辟。其貶萇爵為臨湖侯。臨河屬廬江郡朕無則哲之明

致簡統失序，爵以尉丞大姬，增懷永歎。袁宏記曰尚書侍郎冷宏

議以為自非聖人不能無過故王太子生為立賢師

傳以訓導之自以日不見惡耳不聞非能保其社稷

高明令終長少長藩國內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

道血氣方剛卒受禁爵幾微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

官議親恣愚見赦萇不殺無辜以譴呵為非無赫赫

大惡可裁削奪損其租賦令得改過自新革心向道

延光元年，以河間孝王子得嗣靖王後，以樂成比廢

絕故改國曰安平，是為安平孝王。立三十年薨，子續

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為所劫質，囚于廣宗。今貝州宗城縣

也隨室諱改焉賊平復國。其年秋，坐不道被誅。立三十四年

國除。

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肅宗即位，常

在左右，建初初冠，詔賜衍師傅已下官屬金帛，各有

差。四年，以臨淮郡及九江之鍾離當塗東城歷陽全

椒合十七縣益下邳國。鍾離今蒙州當塗在縣西南東城在歷陽和州全椒今滁州。帝崩，其年就國，衍後病荒忽，而太子印有罪廢，諸

袁宏記曰尚書侍郎冷宏

後漢列傳 卷四十一  
姬爭欲立子爲嗣連上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城  
靖王恭至下邳正其嫡庶立子成爲太子衍立五十  
四年薨子貞王成嗣永建元年封成兄二人及惠王  
孫二人皆爲列侯成立二年薨子愍王意嗣陽嘉元  
年封意弟八人爲鄉亭侯中平元年意遭黃巾棄國  
走賊平復國數月薨立五十七年年九十子哀王宜  
嗣數月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梁節王暢永平十五年封爲汝南王母陰貴人有寵  
暢尤被愛幸國土租入倍於諸國肅宗立緣先帝

意賞賜恩寵甚篤建初二年封暢舅陰崇爲西陵侯

西陵縣屬江夏郡

四年徙爲梁王以陳留之郟寧陵濟陰之

薄單父已氏成武凡六縣益梁國

郟今許州寧陵今

單父今宋州縣已氏今宋州

楚丘縣成武今曹州縣也帝崩其年就國暢性聰

慧然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歸國後數有惡夢從官卜  
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暢數使卜筮又暢乳母王  
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遂共占氣祠祭求福忌  
等諂媚云神言王當爲天子暢心喜與相應荅永元  
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



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徒

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

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

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榮惑

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以至

考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顯誅

魘魘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

有司曲平曲法申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

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為臣收汗天下汗惡也天一

惡故言收惡天下也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

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

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孰虞蒙寧陵

五縣凡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

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勅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

官騎及諸工技鼓吹蒼頭奴婢兵弩廐馬皆上還本

署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汗清流既得生活誠無

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

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令天下

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所奏臣  
 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時不  
 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  
 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至  
 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  
 饒足詔報曰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傅相不良  
 不能防邪至今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自  
 克責朕惻然傷之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謂由下忌及王禮等  
 也一日克已優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度率休

孫鑿言亦  
 簡有數

從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易謙卦曰天

謙地道變形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  
 好謙為謙是一而天地神人皆益之故曰一謙而四  
 益訟卦初六日小有言終吉  
 言王雖小有訟言而終吉也 強食自愛暢固讓章數

上卒不許立二十七年薨子恭王堅嗣永元十六年  
 封堅弟二人為鄉亭侯堅立二十六年薨子懷王匡  
 嗣永建二年封匡兄弟七人為鄉亭侯匡立十一年  
 薨無子順帝封匡弟孝陽亭侯成為梁王是為夷王  
 立二十九年薨子敬王元嗣立十六年薨子彌嗣立  
 四十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淮陽頃王昞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為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立十六年薨未及立嗣永元二年和帝立昞小子側復為常山王奉昞後是為殤王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之國並葬京師側無子其月立兄防子侯章為常山王和帝憐章早孤數加賞賜延平元年就國立二十五年薨是為靖王子頃王儀嗣永建二年封儀兄二人為亭侯儀立十七年薨子節王豹嗣永嘉元年封豹兄四人為亭侯豹立八年薨子嵩嗣二十二年遭黃巾賊害國走建安十一年國除

濟陰悼王長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以東郡之離狐陳留之長垣益濟陰國立十三年薨于京師無子國除

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度焉左傳云齊景公與晏子耶殿之邑六十晏子不受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度使無遷也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明帝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馬后為言而不得也東觀明紀

後漢列傳卷四十一  
日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嘗案輿地圖皇后在傍言鉅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令滿二十萬止諸小王皆當畧與楚淮陽相比付減賢哉豈徒儉約而三四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者也  
已乎。知驕貴之無厭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

贊曰：孝明傳胤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厚德，下邳

嬰疴，梁節邪惑，三藩夙齡。

謂千乘淮陽濟陰並早歿

黨惟荒惑

廿九日 和暖甚類四月蟬聲營 孟明來

後漢列傳卷四十一 終

後漢列傳卷四十一

李陳龐陳橋傳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韓嬰所傳詩也教授

諸生常數百人。太守穎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

州辟為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

既葬，留起塚墳，持喪三年。辟司徒相虞府，後拜侍御

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

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兖州刺

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

孫鑿曰：廉  
能守節  
頓起元日  
五人才品  
不甚同第  
以但歷邊  
郡故監為  
傳

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

不修禮遺恂奉公不阿為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

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

及督使賈胡督使土蕃國之使也數遺恂奴婢宛馬

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袁山松書曰西域出諸北

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隴沙以西使命不得通恂

設購賞遂斬虜帥縣首軍門自是道路夷清威恩並

行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艸

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到田舍為

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謝時歲荒

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

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年九十六卒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任郡公曹舉善黜惡為

邦內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時刺史為人所上

受納臧賂禪當傳考傳謂逮捕無它所齋但持喪歛

之具而已及至笞掠無算五毒畢加禪神意自若辭

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騭聞其名而辟焉舉

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以禪為漢中太守夷賊素聞

孫鑄安  
氣自骨節  
少派致

其名聲即時降服遷左馮翊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

年西南夷揮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

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

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

儒之樂仲尼誅之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奏中宮之樂倡優

歲於前孔子趨曰匹夫而侮諸侯者其非應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又曰放鄭聲遠

佞人論語孔子之言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

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

故詩云以雅以南朱離詩小雅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云南夷之樂曰南回夷之樂唯南可以稱雅非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周禮鞀鞀氏掌四夷之樂

鄭玄注云東方曰昧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誅音昧禮記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來朝立於朝

掌四門之外也今揮國越流沙踰縣度前書西域傳曰縣度者山名也豁谷不通

以繩索相引而度萬里貢獻非鄭術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延

訕朝政訕謗也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為玄菟侯

城障尉侯城縣在遼東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禪既行

朝廷多訟之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東太守胡

憚其威疆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

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以感化之

十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去及鄧騭誅廢禪以故  
吏免復為車騎將軍闡顯長史順帝即位遷司隸校  
尉明年卒於官子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禪曾孫  
寶亦剛壯有禪風為州別駕從事顯名州里

龐參字仲遠河南緱氏人也初任郡未知名河南尹  
龐奮見而奇之舉為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

若盧獄名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騭遣車騎將軍鄧

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  
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言其耗損

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  
發田疇不能墾闢木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

秋附手相搏言無計也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里運

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  
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

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  
女得織維然後畜精銳乘懈阻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  
準上疏薦參曰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皇



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

南向前書馮唐謂文帝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

更以法絕之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而賞太輕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也夫以

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散左校

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

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為患大軍西屯臣

以為如參之人豈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

尚之功免赦參刑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宜助國威鄧

太后納其言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

諸軍屯而徵發參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連

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劉騰曰比年羌寇特因

隴右供繻賦役為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責音側解

反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銜賣什物以應吏求外

傷羌虜內困徵賦為羌寇所傷也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

西郡塗路頓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為害遲進則

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

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

輔三輔既困還復為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

孫鑄白文  
氣緩弱

史記列傳  
卷四十一

五



域乃為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

恤憂也。不使之人謂戎虜。內橫不堪為用。

暴軍伊吾之野，以慮三

族之外。

言勞師救遠，以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為親戚之憂慮。

不寧，無益於疆，多田不耕，何救饑敝？故善為國者務

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

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

丘空也。

今宜徙邊郡

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

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

善者也。隲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衆多不同

乃止。拜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仰崇者有奇節，隱居教

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

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

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

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鄰也。

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

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畔羌懷其恩信，明年燒當羌

種號多等皆降，始復得還都，令居通河西路。

今居縣屬金城。

郡令時先零羌豪僭號北地，詔參將降羌及湟中義

從胡七千人

湟水名今鄯州

與行征西將軍司馬鈞期會北

地擊之參於道為羌所敗既已失期乃稱病引兵還

坐以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曰伏見

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

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孝

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

之號非惟兩主有明勳之姿抑亦并城有虓虎之助

詩曰公侯干城又曰闕如虓虎干杆也虓虎怒貌也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時

亞夫赳赳載於漢策周亞夫為漢將進武貌竊見前護羌校尉

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

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慄前統西域勤苦數

年遠留三輔功效克立間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

囚陷于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左傳

日晉荀林父及楚師戰於邲晉師敗績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王貞子諫曰不可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

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也孟明視喪師於嶠秦伯不替其官左傳

日晉敗秦師於嶠獲百里孟明視後赦故晉景并赤

狄之士秦穆遂霸西戎左傳曰晉荀林父敗赤狄遂滅之晉侯賞林父狄臣千室

亦賞士貞子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寘遠覽二

功也又曰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孫鑛曰股動有裁文人之筆曰是尚

茅坤曰亦  
澤

君使參懂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唯佐於聖  
 化。書奏赦參等。後以參為遼東太守。永建元年。遷度  
 遼將軍。四年。入為大鴻臚。尚書僕射。虞詡薦參有宰  
 相器能。順帝時。以為太尉。錄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  
 參名忠直。數為左右所陷毀。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  
 承風察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疾。不得會。  
 上計掾廣漢段熲。因會上疏曰。伏見道途行人。農天  
 織婦。皆曰太尉。雁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  
 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  
 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  
 主人喜其紓難。紓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閔公之時。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齊侯使之。公羊傳曰。季子來歸。其言季子何賢也。言其來歸何喜之也。夫國以贊化。君以忠  
 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  
 書奏。詔即遣小黄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  
 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  
 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因  
 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搨辱宰相。坐繫詔

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陽嘉四年復以參為太尉永和元年以久病罷卒於家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也

泫氏今澤州

家世邊將便習

弓馬雄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左部反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睦促令自殺坐徵下獄免後再遷拜京兆尹時三輔強豪之族多侵枉

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內大悅會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陲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蒐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答萬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鈇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詩曰維師尚矣時維鷹揚上慙聖明下懼素餐無功受祿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墾墾音覺又音確謂薄土也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

乏機村之饒守寒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

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謂郡有屯兵者即護羌校尉屯金城烏桓

校尉屯上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

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

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

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更謂卒老者更錢也

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為子品庶以

陛下為父焉可不日昃勞神書曰文王至于日昃垂撫

循之恩哉唐堯親舍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

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帝王世襲日古公實

父是為大王為百姓所附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玉帛不能免馬王遂杖策而去踰梁山止於岐山之陽

邑於周地商人從者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也文王西伯天下歸

之豈復輿金輦寶以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

子之言除肉刑之法女子即太倉令淳于公之女緹縈也體德行仁為

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

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

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

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

孫鑑白以  
上甚質階  
看夢

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歲以億計

經常也

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

毀國威挑取功譽

挑取猶獨取也獨取其名如挑戰之義

不為胡虜所

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為舉哀弔祭其墓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為大鴻臚祖父基廣陵太守父肅東萊太守玄少為縣功

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

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陳從事部猶領也窮案其姦景壯

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臧罪昌素為

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為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

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舉孝廉

補洛陽左尉左尉尉也時梁不疑為河南尹玄以公事當

請府受對恥為所辱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為齊相坐

事為城旦刑竟徵再遷上谷太守又為漢陽太守時

上邽令皇甫禎有臧罪玄收考髡笞死于冀市冀市名也

郡一境皆震郡人上邽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

玄召以為吏稱疾不就玄怒勅督郵尹益逼致之曰

岐若不至趣嫁其母趣音促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岐

岐堅卧不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以

為譏後謝病免復公車徵為司徒長史拜將作大匠

桓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並畔為寇

鈔四府舉玄為度遼將軍假黃鉞玄至鎮休兵養士

然後督諸將守討擊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

職三年邊境安靜靈帝初徵入為河南尹轉少府大

鴻臚建寧三年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為廷尉玄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衆災以自劾遂策罷歲餘拜尚書令時太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前為南陽太守賦數億以上玄奏免升禁錮没人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託病免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以疾罷拜太中大夫就醫里舍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木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玄以光和六年卒時年七十五玄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下士子弟親宗無在大官者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之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



孫鑄曰  
多風度  
少自勝

慘惻  
數語  
九長

在君乎操嘗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懷愴致祭  
奠自為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  
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懇哉緬矣操以幼年逮  
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勗猶  
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復少好學師事舞  
除李生李生奇之  
曰賈君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  
兩器也役之後路有經山不以斗酒隻鷄遇相沃爵車過三  
步腹痛勿然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何肯  
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惟思奉命東征屯次

鄉里北望貴上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玄子  
羽官至任城相

論曰任崇姜岐世著其清結甕牖而辭三命結猶構也莊子

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桑樾而甕牖周禮一命  
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謂任姜辭太守之辭也病

漢陽之幽人乎龐參躬求賢之禮故民悅其政橋玄

厲邦君之威而衆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在

焉橋玄舍姜岐以道不可  
違故不得以威力逼也如今其道可志則疆梁勝

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子貢曰寧喪于

金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墻而避文侯之命灌柳閉

後漢列傳卷四十一終  
門不納穆公之請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  
贊曰李麥勤身其飢辭饋禪爲君隱之死靡貳龜習  
邊功參起徒中橋公識運先覺時雄

後漢列傳卷四十一終

崔駟傳

子瑗

孫寔

通起元百  
世有文學

崔駟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爲幽

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爲侍御

史

燕刺王旦武帝子坐與上官桀等謀亂自殺刺力剖反

生子舒歷四郡太守

所在有能名舒小子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

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

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爲至哉遂投劾歸

投辭自劾有

莽嫌諸不附已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

過不合應舉

凡發以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

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

軒丹轂顯於新世後以篆為建新大尹莽改千乘郡曰建新守曰

大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易曰

尹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

自鉏遷於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而諸於原獸鼎寒

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而虞羿于田以收其國家浞

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人澆音

五弔及豷音許既及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

生者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續漢志曰

郡國常以春行至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

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犴音岸鄉亭之獄曰犴篆垂涕曰嗟

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此遂平

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

刻初政謂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謂有

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

左傳曰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人不利於君邾

子曰苟利於人孤之利矣人既利矣孤必與焉遂遷

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

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

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偽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

劉放曰掾

在文當在

吏總言之

掾史皆

也獨言之

當云史耳

豈有姿態

不得已

豈有姿態

豈有姿態

豈有姿態

豈有姿態

豈有姿態

豈有姿態

豈有姿態

豈有姿態

豈有姿態

豈有姿態

豈有姿態

豈有姿態

豈有姿態

豈有姿態

豈有姿態

豈有姿態

豈有姿態

豈有姿態

豈有姿態

豈有姿態

仕客居榮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决吉

凶。多占驗。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慰。志其辭曰。嘉昔人

之遭辰兮。邁遇也。辰時也。美伊傳之選時。伊尹于湯傳說遇高宗。爾雅曰。選遇。

也音五。應規矩之淑質兮。過班倕而裁之。公輸班魯人也。倕舜

故反。時為其工之協準。燹之貞度兮。同斷金之玄策。準繩也。燹

尺也。真正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玄策。猶妙策也。何天衢於盛世兮。超千

載而垂績。豈修德之極致兮。將天祚之攸適。愍余生

之不造兮。造成也。丁漢氏之中微。丁當也。氛霓鬱以橫厲

兮。羲和忽以潛暉。氛。殺也。霓。日傍之氣。橫厲。謂氣盛而陵於天也。羲和。日也。氣盛而曰

光微。喻王莽篡漢。六柄制于家門兮。王綱灌以陵遲。六柄。生殺貧賤

富貴也。灌。猶摧落也。黎共奮以跋扈兮。弄泥狂以恣睢。國語曰。昔少皞

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揉。不可方物。淮南子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

絕。跋扈。強梁也。恣睢。自用之貌。賁。毀滅也。乘。竊神器之萬機。易曰。易

履藏誨。盜囊隙也。神器。帝王之位。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書曰。兢兢業業。一曰。二曰。萬機。思。輔

弼以媮存兮。亦號咷以訓咨。輔。弼。謂王莽輔政也。媮。苟且也。前書王莽策孺

子嬰為定安公。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也。嗟三事之我負兮。乃進余以

天威。三事。謂三公也。負。謂太保甄豐舉也。豈無熊僚之微介兮。悼我生

之穢夷。左傳曰。楚白公勝為亂。石乞日市南有熊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從白公而

後漢列傳 卷四 二

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劔不動勝日不為  
利誦不為威揚不泄人言以求縉者去之介耿介也  
我生謂母也殲滅也夷傷  
也言其母老恐禍及也  
之所譏。詩大雅曰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  
遂翕翼以委命兮受符守乎

良維。良東北之位謂象  
為千乘太守也  
恨遭閉而不隱兮違石門之

高蹤。易曰天地閉而賢人  
隱子路宿於石門  
揚蛾眉於復關兮犯孔戒

之冷容。楚辭曰衆女皆妬余之蛾眉詩國風序曰氓  
刺時也淫風人行男女無別故序其事以風

焉其詩曰乘彼坭垣以望  
復關易繫辭曰治容誨潘  
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駒

之所從。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  
也言此之人非買絲來就我為室家也又曰及乃稱

疾而屢復兮歷三祀而見許  
復猶  
白也  
悠輕舉以遠逝兮

託峻崦以幽處。峻崦謂  
山也  
攄潛思於至願兮騁六經之

與府。賦深  
皇再命而紹郵兮乃云眷乎建武  
皇天也  
維繼也

郵憂也言天憂郵春顧  
漢家所以再命武光也  
運機槍以電掃兮清六合之

土宇。機槍  
聖德滂以橫被兮黎庶愷以鼓舞闢闢門

以博延兮彼幽牧之我舉  
闢闢四方之門廣求賢也  
幽牧謂幽州刺史所舉

也分畫定而計決兮豈云責乎鄙者  
責飾也湯曰東  
皇憂於丘

也園遂懸車以繫馬兮絕時俗之進取歎暮春之成服

今闔衡門以掃軌  
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  
衡橫也謂橫木為門軌跡也  
聊

知效曰標  
計效曰楛  
史案崖

後漢列傳 卷四十三

優游以永日兮守性命以盡齒齒年也貴啓體之歸全

今庶不忝乎先子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篆

生毅以疾隱身不仕毅生駟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

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

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爲業未遑仕

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行駟擬揚

雄解嘲作達旨以荅焉華嶠書曰駟譏揚雄以爲范

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竊貴卓氏割炙細君

斯蓋士之贅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同以爲失領

其辭曰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

合故能揆陽以出順陰而入備物致用易繫辭之文

之文也鄭玄注易乾鑿度曰陽起於子陰起於午天

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爲中男離爲中女太

一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女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

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積六經服膺道術韞積也

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

易曰探賈索隱鉤深致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無

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

讚已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

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

後漢列傳 卷四 四

從凡。華嶠書作高樹不鹿易日隨時之義大矣哉于

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太上明帝也

德天德含弘光大也。憲法也。臨雍津以恢儒疏軒冕

僚官也。言法三王而建官也。天子辟雍諸侯類官璧雍者環之以水圓而

以崇賢。如璧也類半也諸侯半天子之官皆所以立

學垂率悖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

良材。求鑠錙於明智。吳越春秋曰干將吳人也造二

干將之妻名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不以此時攀台

精合六金之英百神臨觀遂以成劍。階闕紫閣三台三階三

階闕紫閣。公之象也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

咫尺未發。八寸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文子曰

人謂之英干猶逸禽之赴深林。蠹蚋之趣大沛。蚋小

之類蚋音芮說文曰胡為嘿嘿而久沈滯也。荅曰有

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

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

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尙矣。赫胥罔識。大庭赫胥

號也尙遠也罔淳樸散離。人物錯乎。高辛攸降。厥趣

合違。高辛氏道無常稽。與時張弛。隨時弛張不考

仁為非。得義為是。老子曰失道後德失德後君子通

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莊子曰北人無澤

與舜為友舜以天

下讓之無澤乃自投清或盟耳而山樓盟洗也許由

冷之淵終身不反也沛澤之中竟聞之乃致天下而讓焉由以為汚乃臨

池洗耳其友巢父飲犢聞由為堯所讓曰何以汚吾

犢口牽於上或艸耕而僅飽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

流而飲之說苑曰鮑焦衣木皮食木實

之則耕或木茹而長饑韓詩外傳曰焦棄其蔬而立

在野或重聘而不來狂按典者楚人也耕而食楚

稿或於或重聘而不來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

洛濱也或重聘而不來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

車二駟聘之曰願煩先生理江南接輿或屢黜而不

笑而不應使者去而遠徙莫知所之或屢黜而不

去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可以或冒洩

干進或望色而斯舉詢辱也音火豆反新序曰曰亦

色斯舉矣或以從夫發夢於王公高宗夢得說乃文

羽而後集或以從夫發夢於王公百工管求諸野

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

胥靡築之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史記曰太公以釣

以供食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千周西伯西伯將

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

也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方言云纒盛多人有昏

墊之厄主有疇咨之憂尚書曰下人昏墊孔安國曰

帝曰咨洪水滔天浩浩條垂蕭蔓上下相求蕭藤也

懷山襄陵有能俾父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孟子曰天

日南有樛木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下溺則援

葛藟纍之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下溺則援

之以跋涉赴俗急斯時也草行昔堯含感而臯陶謨

高祖歎而子房慮謨謀也堯遭洪水咨嗟憂愁訪下

人有能理者臯陶大禹陳其謨高



祖為項羽所敗下馬踞鞍而問于房曰吾欲捐關以  
舉誰可與其功者于房曰九江王布彭越韓信即欲  
捐之此三人禍不散而曹絳奮曹參及絳侯周勃皆從高祖征伐以定天

楚可破也高祖擊匈奴至白登被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及其策

也下結不解而陳平權陳平計得出及其策

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册顯功神霧曰刻之

王板藏墨子曰昔夏后開冶使飛廉析銘昆吾之冶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蔡邕銘

論曰呂尚作周太史其勒景襄之鐘以其身退秦師

功銘於昆吾之鼎也與其有事則塞裳濡冠挂不顧

于輔氏其勳銘於與其有事則塞裳濡冠挂不顧

景鍾此兼言襄也與其有事則塞裳濡冠挂不顧

塞裳涉水也新序曰今為濡足之故不救人溺可乎

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也

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

步履雅云躡持也言持纓整襟德讓不修則非忠也

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

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賢雕以唐文大哉堯之為君

章故言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壹天下之眾異齊品類

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坏上器之木燒者郭璞注曰雅曰坏胎物之始

也坏音羣生得理庶績其凝疑成家家有以樂和人

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謂械

器械甲兵之屬唐謂之不用則禮太宰之職掌建  
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禮典二曰教典三曰  
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左傳曰周有亂  
政而作九刑杜預注云周之衰為刑書謂之九刑

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

力牧黃帝臣也史記尚父呂望伊臯不論奚事范蔡

相武王以伐紂厲謂威容嚴厲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

既成不求材故林木條暢也遠求謂遠方珍異之物

也存猶止息也言所求之物既止不資良馬之力也

陰事終而水宿藏立冬之後盛德在水陰氣用事故

虛危室壁也月令曰孟冬之月昏危中仲冬昏東

壁中季冬昏婁中孟春昏參中水星伏藏不見也

功畢而大火人爾雅曰心為大火詩斷風曰方斯之

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警猶衡

陽之林岱陰之麓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林屬於山曰麓

稀執拱把不為之數八尺曰尋執也兩手曰悠悠

罔極亦各有得悠悠衆多也罔極猶無窮也彼採其

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彼衆故進動以道

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呂氏春秋曰得伍員者位執

日柱國楚官猶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

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夸毗謂佞人足非不

欲室也惡登墻而樓處孟子曰踰東家墻樓其處子

平趙岐注云樓牽叫呼銜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

也處于處女也也慕智耀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

華嶠書曰因字作回回邪

孫鑛曰高

伊尹臯繇

范睢蔡澤

既成不求材

也存猶止息

陰事終而水

虛危室壁也

功畢而大火

際處士山積

陽之林岱陰

稀執拱把不

罔極亦各有

華我收其實

則不辭執珪

子非不欲仕

欲室也惡登

也處于處女

也慕智耀世

後漢列傳

也游不倫黨苟以狗已倫謂等倫黨謂朋黨狗營也言交非其類苟以管已而已

汗血競時利合而友汗血謂勞力也競時謂趨時也利合而友不以道義子笑

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屑屑猶區區也先人有

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枉曲也臧否在予

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

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

不耜尚書曰穡德彰聞禮記曰夫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古者

夫田百畝耘除草也繫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安行不奔馳也言隱

居以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

督於柯盟曹劌曹沫也史記曰曹沫以勇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莊公懼乃獻遂邑地

以和猶以為將齊桓公與莊公會于柯盟桓公與莊

公既盟於壇上曹沫以匕首切齊桓公左右莫敢動

乃還魯下嚴克捷於疆禦新序曰下莊子養母戰而

之侵也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

及母灰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遂赴敵而鬪三獲

甲首曰夫三北以養甘也今志節小具而責寒矣吾

聞之節士不以辱生范蠡錯執於會稽錯置也執謂

遂反敵殺十人而灰范蠡錯執於會稽謀畧也史記

曰吳王敗越於夫椒起上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於會

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奈何范蠡對曰早

鬪厚禮以遺之句踐乃命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

師敗魯連辨言以退燕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燕將攻之不下魯仲連乃為書遺燕將燕將

將見書泣三日乃自殺遂平聊城包胥單辭而存

楚左傳曰楚昭王為吳所敗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

下臣告急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唐且華

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軍敗吳復楚國

顛以悟秦唐且即唐睢也戰國策曰齊楚伐魏魏使人請救於秦不至魏人有患睢者年九十

餘矣西見秦王秦王曰丈人忙然乃遠至此魏來者

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曰夫魏萬乘之國也稱

東藩者以秦之疆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夫王之救不至魏急且割地而約從是王亡一萬乘之魏

而強二敵之齊楚秦王悟遽耳羅童牙而報趙耳羅

發兵救魏華顛謂白首也耳羅童牙而報趙耳羅

人耳茂孫也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秦使張唐唐且華

於始皇召見使耳羅童牙而報趙耳羅

襄王郊迎童牙謂幼小也原衰兒廉於壺殮

原大夫故曰原衰左傳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

對曰昔趙衰以壺殮從徑餒而不食故使處原見音

胡殿宣孟收德於束脯呂覽曰昔趙宣孟將之絳見

反而脯之再咽而能視宣孟問之曰汝何為而餓若是

對曰臣官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

脯三胸拜受而弗敢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將吳札

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與脯吳札

結信於丘木史記曰吳公子季札使過徐徐君好季

獻洎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展季効貞於門女

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展季効貞於門女

穀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尚。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駟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帝雅好文章。自見駟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駟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駟。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劉向新序曰。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焉而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好龍。天龍聞而降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駟由此候憲。憲屣屣屣屣謂納履曳之而行笑謂駟曰。亭伯吾愛也。言忽遽也。徒音山爾反。

說曰  
係

尋地亦  
雅淨

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為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駟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以為不互。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駟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駟獻書。誠之曰。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宐。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陛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駟幸得克下館。列後陳。陳列也。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

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

之有也今竈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

華之顯時曰卿雲爛兮禮漫漫今日月光華且復且

今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

之事乎申伯周宣王之元舅周公邵公皆輔佐周室也語曰不患無位患所

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

已復禮終受多福陰衛尉光烈皇后同母弟與也以謹救顯鄭氏之宗

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

斗柄王氏九侯五大司馬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

斗柄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

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

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外家當為后

謂高帝呂后產祿謀反誅惠帝張皇后廢文帝母薄

太后弟昭被殺孝文帝竇皇后從昆弟子嬰誅景帝

薄皇后武帝陳皇后並廢衛皇后自殺昭帝上官皇

后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娣為巫蠱歿宣帝母王夫

人弟子商下獄歿霍皇后家破元帝王皇后弟王莽

篡位成帝許皇后賜歿趙皇后廢自殺哀帝祖母傅

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衛姬家屬誅昭帝趙太后

憂歿是也四人者哀帝母丁姬景帝王皇后宣帝許

皇后王皇后其家族並全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

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竇太后之弟長

君少君退讓君

劉歆曰陽侯侯字案

斗柄斗柄前書斗

斗柄斗柄前書斗

斗柄斗柄前書斗

斗柄斗柄前書斗

斗柄斗柄前書斗

斗柄斗柄前書斗

斗柄斗柄前書斗

斗柄斗柄前書斗

斗柄斗柄前書斗

斗柄斗柄前書斗

斗柄斗柄前書斗

斗柄斗柄前書斗

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寶融

故云浮淑守道也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

豐侯社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羨滿溢之位道家所戒

易曰謙尊而光老子曰富貴而驕自故君子福大而

遺其咎功成名遂而身退天之道也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

諸盤杆太公金匱曰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

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安無亡危存無忘亡孰惟二日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珠之盤五柝亦孟也

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

憲為車騎將軍辟駟為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

故刺史二千石唯駟以處士年久擢在其間憲擅權

驕恣駟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駟為主

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踈之因祭

駟高第出為長岑長長岑縣屬樂浪郡駟自以遠去不得意

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于家所著詩賦銘頌書

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今二十一篇中子瑗

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從其父業年十八至

京師從待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學

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與扶

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初瑗兄章為州人所殺  
 瑗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家貧兄弟同居數十  
 年鄉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為郡吏以事繫東郡發干  
 獄發干縣之獄也獄掾善為禮瑗問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  
 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後事釋歸家為度遼將軍  
 鄧遵所辟居無何遵被誅瑗免歸後復辟車騎將軍  
 閻顯府時閻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  
 子為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為嗣瑗以侯立不以正知  
 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曰沉醉不能得見乃謂長  
 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得以嬖寵惑蠱先帝  
 遂使廢黜正統扶立疎孽少帝即位發病屛中周勃  
 之徵以斯復見后立惠帝後官子為少帝周勃廢之也今欲與長史君  
 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  
 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  
 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以  
 無罪并辜元惡元大也書曰元惡大憝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  
 之時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今君相秦坐制諸侯使天下皆畏秦此亦秦分功之時也禪猶豫未敢從會北鄉侯薨孫程立濟



陰王是為順帝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  
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陳禪為  
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為之證第但

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

不復應州郡命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莫府復首辟

瑗自以再為貴戚吏不遇被斥遂以病辭歲中舉

茂才遷汲令汲縣名屬河內在事數言便安為人開稻田數

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漢安初大司農胡廣少府

竇章共薦瑗宿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妄久在下位

此遷濟北相時李固為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

致殷勤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徇行郡國以臧

罪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年六

十六臨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

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

里其賜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留

葬洛陽瑗高於文辭尤善為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

箴頌七蘇即枚乘七發之流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杜文悔

祈艸書執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

孫鏞曰此深理解覺揚王孫輩為誕

後世諸能為文者皆自以弗及。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儲當世清之。

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

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

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為

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

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確。篤堅正也。音口角反。當世稱之。仲長統

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自堯舜之

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

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伊尹作伊訓。箕子作洪範。及

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

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

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快音他。沒反。快忽忘也。

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厭。厭。女姦。偽。

輕忽。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

易曰。括囊無咎。括。結也。結囊不言持祿而已。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

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鬱伊。不申之貌。悲夫。自漢興

仲長統為

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

敝。人庶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

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

壞。枝柱邪傾。綻音直。覓反。禮記曰。衣隨形。裁割要措。

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權變也。遭

遇其時而定法。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

制。不循於舊也。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背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則非濟時之要。蓋孔子

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

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

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盤庚。殷王也。自耿遷於亳邑。周穆

有闕。甫侯正刑。甫侯。卽呂侯也。爲周穆王訓暢夏禹刑之法。俗人拘文牽

古。不達權制。竒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

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掎音居。蟻反。從後牽曰掎。

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

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妬能。恥策非

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

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

以慮其幽憤者也。孝文帝時。賈誼請更定律令。列侯就國。周勃灌嬰等毀之。屈原爲楚

三問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

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

秋之義左氏傳曰息侯伐鄭不度德不量力今既不能純法入世故宜

參以霸政八世謂三王五帝也則宜重賞深罰以御

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聖寬之則亂

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

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

如密靜也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元

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墮讀日隳威權始奪遂為

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

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羨文武之道哉誠

達權救敝之理也左傳齊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貢

踐土管仲相公子糾而射桓公此並權變之道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

士苦不知變楚詞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與時推移以為結繩之約可復

理亂秦之緒于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易曰上古

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于看也戚然也尚書曰苗人

逆命禹乃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前書高祖被

言于戚之舞非平城之所用也夫熊經鳥伸雖延歷

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

劉放曰案又八世當

此特快

膏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

何也夫寒盛則生於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鳥伸不可療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

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

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俱養也方今承

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

其轡馬駟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家語曰古者天

勒以百官為轡策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鈞馬力

和馬心故口無聲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

其百官均齊人物和安人心故刑不用而天方將

勒鞅輶以救之豈暇鳴和鑿清節奏哉何休注及羊

銜其口也掛音巨炎反勒馬轡朝車懷鞅猶束也說

苑曰鑿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則鑿鳴鑿鳴則和應

也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懸剗

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剗

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藥市右

趾者既殞其命笞棰者徃徃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

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

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

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

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

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

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

立井田之制。畝百為夫，九天為井。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

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尚書曰：樂部九成風，皇來儀。又夔曰：於余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其後辟太尉袁湯

大將軍，梁冀府並不應。大司農羊傳、少府何豹上書

薦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

馬與邊部廼、篤等著，作東觀，川為五原太守。五

宜麻泉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艸而附其

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為作紡績織

經，練緼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杜預注：左傳曰：織，維織布者，緼也。

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畧吏民，一歲至九奔

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為邊最。最為第一。以

病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會，梁冀誅

寔以故吏，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

威武謀畧。二十，司空黃瓊薦寔，拜遼東太守，行道母

劉氏薨，寔歸葬行喪。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

傳初寔在王、公、高、訓以臨民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其

助焉服竟召拜尚書寔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聽事數

月免歸初寔父卒剝賣田宅廣雅曰剝削也積聚塋立碑頌

一作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酥釀販鬻為業時人

多以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仕

宦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無

以殯斂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為備棺槨

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荅七言

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寔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

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

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

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阿保謂傳母也是時段熲樊

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

位烈時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

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侍者曰悔不小斬可至千

萬斬固惜之也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

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姝美也言反不烈於是聲

譽衰滅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

劉攽巨案  
史官當作

官事  
此傳

評之  
願起元日  
芳引曲叙  
願有餘能

孫鑣有姝  
字終解未

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

第廿三  
字妙絕

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為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鶻尾，狼狽而走。烈罵曰：賊卒，父撾而走，孝乎？

以其武官故罵為卒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

家語曰：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首。曾子仆地，不知人，有頃

乃蘇。孔子聞之，怒，謂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昔瞽叟有子曰舜，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往，則欲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杖則逃，不陷父於不義也。

烈慙而止。烈後拜太尉，鈞少

英豪，有名稱，為西河太守。獻帝初，鈞與袁

其山東董卓以是收烈付郿獄，銅之銀，鑄鐵鎖。

鑄鎖也。前書曰：人犯鑄錢以鐵鎖銀，鑄其頸。銀音郎，鑄音當。卓既誅，拜烈城門校尉及李催入長安，為亂兵所殺。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凡四篇。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淪典籍，遂為儒家文林。

駟瑗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之以居正，則其歸言

異天進趣者乎。李固高潔之士也，與瑗鄰郡，奉贄以

結好。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脯。由此知奉之曰某也，欲見無由，達服乾脯。音渠。

名杜喬之劾，殆其過矣。定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鼂

後漢列傳 卷四十三



後漢列傳卷四十三  
錯之徒不能過也

贊曰崔為文宗世禪雕龍史記曰談天衍雕龍爽劉向別錄曰言鄒奭修飾之

文若雕龍文也禪謂相傳授也建新恥潔推志求容永矣長岑于遼

之際不有直道曷取泥沈瓊不言祿亦離冤辱子真

持論感起昏俗

後漢列傳卷四十三

周黃徐姜申屠傳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賢哲所行其趣異也孔

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然

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

蒙垢出身以効時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飲水以迷

國孫卿子曰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稱參也論語揚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太

原閔仲叔貢謝承書曰閔貢字仲叔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

自以弗及也黨見其舍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

續起九日  
五企皆處  
七高臨放  
為合傳  
徐渾然申  
屠大為奇  
杰

黨與仲叔同郡亦貞介士也高士傳曰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

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

勞苦而已

勞音力到反

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

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

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案辨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

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

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勅吏常給馬

仲叔怪而問之知乃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

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

恁音而

少亦修清節貧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

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

廣武縣屬太原郡今

代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

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

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

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

騎執法以檢下

檢猶察也

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

于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

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干

孫鑄曰知乃漢文法

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

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

諸子。何有哉。若件時強陳死而後歸。遂隱身不出。若

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樂。候時而處。槩節也。候時以

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已。以成其道焉。

詭。違也。亦若違。時志存量已也。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言其清潔

條流故與。別而紀之。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法曹掾。燕之後也。燮生而

欽。願折頰醜狀。駭人。願。頰也。欽。願曲頰也。說文曰。頰

鼻也。折亦曲也。欽音近。是反。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

貌。伏羲牛首。女媧蛇軀。臯陶鳥喙。孔子牛與我宗者

乃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髻鬢。而知廉讓。髮也。禮

三月之未擇日。剪髮為髻。男角女十歲就學。能通詩

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貨問之好。有

先人草廬。結于岡畔。山脊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

肆。陳也。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

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

纁羔幣聘燮。禮。卿執羔。董仲舒春秋繁露曰。凡貴鄉

用羔。羔有角。而不用。類仁者。執之不鳴。

燮。有漢書

殺之不嗔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以為贊

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自

先世以來勲寵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樊曰

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綺季東園公夏黃公丹里先生謂之

四皓隱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

於商山滑泥也楚詞何不帶其泥夫修道者度其

同其流矣而揚其波滑音古沒反時而動動而不時焉能亨乎書曰慮善以因自載到

賴川陽城遣生送敬遂辭疾而歸送敬猶良亦載病

到近縣送禮而還送禮猶送其詔書告曰一部歲以

酒養病良字君郎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

從佐從佐謂隨從而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耻在厮

從已不主案牘也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為從杜撫

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

裳腐朽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

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

為儀表樊良年皆七十餘終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在慎水之南世貧賤父為

牛醫賴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逆旅時年十四

後漢列傳

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吾之師

表也。既而前至袁閔，一作閔所未及勞問。遂曰：「子國有

顏子，寧識之乎？」顏子，顏閔也。閔曰：「見吾叔度，務是時同郡

戴良，才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

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

不自以為不及。既視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

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

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各貪也。及蕃為三公，臨

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

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

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

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奉高，閔字也。爾雅：口側出汎泉，正出濫泉。汎音範，濫音檻。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

清，涌之不濁，不可量也。涌，混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

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

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胡為士大夫，歎重若此。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

不服，深遠去疵吝。此音此，說文曰：鮮色也。據此，將以

後漢列傳 卷四十一 五

孫鑄曰：歷

舉荀袁戴

陳周王郭

諸君以形

容故皮高

量然空無

一實事推

殊無形

劉放曰：案

袁閔字奉

高則閔當

作閔

孫鑄曰：論

正傳人加

不

後漢列傳

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

道周備性全一無德而稱焉其德大無能名焉余曾

祖穆侯

晉書曰范汪字玄平安止將軍謚曰穆侯

以為憲蹟然其處順

易繫

辭曰坤墮然示人簡矣墮柔順貌

淵乎其似道

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

之宗言淵深不可知也

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

方所也若

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殆近也

故嘗著

論云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

豫章郡今洪州南昌縣今豫章縣謝承書曰穉

少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是謂三才歷河圖七緯推步變易其行橋時俗閭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縣以相還道無拾遺四察孝廉不辭宰府三舉茂才也家貧常自耕

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

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

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

有道家拜太原太守

就家而拜之也

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

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

之紀政之所由也

左傳曰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樂弗忌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文王之詩也思願也皇天也

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

思願天多牛賢人於此王國

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

左右助也

伏見處士豫章徐穉

孫鑿曰穉馬亦濃

茅坤曰作事可入世此等是也

後漢外傳

卷四十三

六

彭城姜肱汝南袁閔

謝承書曰閔少修志節矯俗高厲

京兆韋著謝承

書曰為三輔冠族著少修節操持京氏易韓詩博通術藝

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

千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

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中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

因問蕃曰徐穉袁閔韋著孰為先後蕃對曰閔生出

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

直不鏤自彫說苑曰蓬生泉中不扶自直也至於穉者

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如角之特立也穉嘗為太尉

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

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謝承書曰穉

不就者有死喪負及赴弔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

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起冢遂外以水漬

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醢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時會者四方名

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

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飲共言稼穡之事臨

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

何為栖栖不遑寧處顛仆也維繫也喻時將衰季也一人可能救邪及林宗

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

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

孫鑄曰四

蕭漸及此

問入科

穉嘗為

穉嘗為

穉嘗為

穉嘗為

穉嘗為

後漢外傳

卷四十三

二

後漢外傳 卷四十三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小雅白駒詩此戒賢者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主人其

德如玉然也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釋會卒時

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謝承書曰

胤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瘠嘔血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勸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固不受惠於

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因病不請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人為豫章太

守為政清淨不煩吏人咸感而愛之漢末寇賊縱橫皆敬胤禮行轉相

約勅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

曇事之愈謹謝承書曰曇少喪父躬事繼母繼母酷執勞不以為怨得四時珍玩先以進為鄉里所稱法每與徐孺子等游內列名五處士焉

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廣戚今徐州家世名族肱與

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

起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

母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遮

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二

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

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

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謝承書曰肱與季江俱乘車行

楊慎曰此傳諸高士只消一二件事點綴風致自有餘



適野廬為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見弟肱謂盜曰  
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  
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  
兄命盜戢刃曰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  
棄物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  
而去

其故肱托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

廬精廬即精舍也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

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

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閣以被

緇而緇藏也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

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

備寵賢德以釋眾望乃白徵肱為太守肱得詔乃私

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

其本志況今政在闇豎夫何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

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大中大夫詔書至門謝承

書曰靈帝手筆下詔曰肱抗凌雲之志養浩然之氣

以朕德薄未肯降志昔許由不屈王道為化夷齊不

撓周德不虧州郡以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

服開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

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于家弟子

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

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海內先賢傳曰

蟠在家側致其露白雉以孝稱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讐緱姓殺夫也

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

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

激忿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

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讞講鄉人稱

美之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

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

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

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

主簿不行謝承書曰蟠前後徵辟文書悉挂于樹初不顧盼也遂隱居精學博

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

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

從事於河輦之間百官志曰司隸從事史十二人秩百石也從事義之為

封傳護送傳謂符檄使人監送之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

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

孫鑄曰事

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帳下葬處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

揚慎曰色

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

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樂音五因振手

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謝承書曰詔書令郡以禮發遣蟠到河南

萬歲亭折轅而旋也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許朝政自

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許謂橫議是非也許或作許太學生爭慕

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

世處士橫議。言由橫議而敗之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史記

籛笏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生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卒有阮儒燒書

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梁國有碭縣因樹為

屋自同傭人。謝承書曰居蓬萊之室依桑樹以為棟也居二年滂等果惟

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

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

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為吾故邪。未必給罪。如不

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

徵不請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

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

度孺天

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  
 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  
 此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  
 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放棄也謂棄聲名也  
 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楚詞曰桑扈裸行史記曰箕子被髮  
佯狂歌謂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也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  
 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  
 何必首陽蟠不荅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  
 融字元長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  
 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續漢志曰徵爽為司空融為尚書

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續漢志曰徵爽為司空融為尚書  
 為侍唯蟠不到眾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  
 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  
 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  
 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於家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琛寶喻道德也貞期謂明時也對遇也道苟  
 違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穢朝悽悽碩  
 人陵阿窮退傾人謂賢者悽悽飢病貌也言賢者退而窮處韜依明姿井是  
 璉暖璉沈也暖猶殿務也

廿日 又早不雨五日微翳平無雨點僅兆米而已

後漢列傳卷四十四

楊震傳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玄 琳 公 集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

喜 夫 文 琳

封赤泉侯

史記曰喜追殺項羽以功封

高祖敞昭帝時為攝權

安平侯父寶

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黃雀為鵙泉所搏墮於樹下為螻

奇鍾曰四公傳俱奉

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茂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自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二事當如此環矣 習歐陽

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

徵遂遁逃不知所處

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侑蔣詡字元卿並以高節著名 光

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少

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

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揚伯起常客居於湖今湖城縣

不谷州郡禮命數十年續漢書曰教授二十餘年州請召數備病不就少孤貧獨

與母居微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嘗有助種藍者震輒授更以報其後鄉里稱孝也眾人謂之

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鱧魚飛集講堂前

冠音貫卽鶴雀也鱧音善似蛇一作鱣卿大夫之服象也郭璞云鱧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有鶴雀能

勝二三丈乎都講取魚進曰蛇鱧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

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荆州

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昌邑今在兗州故所舉荆

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

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

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

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

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

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為太僕

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

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

探錄曰只我子嗣知  
嗟醒便不無限深味  
探錄曰意  
驚忙職

後漢列傳

陳留楊倫等

倫字仲桓謝承書云薦楊仲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

顯傳學業

諸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為司徒明年鄧太后崩

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

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

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

墨子曰夫尚賢者政本也左傳曰為國者如農夫之

務去是以唐虞俊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

雍熙方今九德未事

尚書皋陶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

而毅直而溫簡而

雙侍克庭

謚法曰賤而得愛曰雙

阿母王聖

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勞

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

左傳曰經雲氏有不身于聚斂積實不知紀極

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黜日月書誠牝雞牡鳴

牝雞也牡雞也尚書古人有言詩刺哲婦喪國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唯家之索

詩大雅曰

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為失教

嚴公莊公也避

明帝諱改焉左

傳鄭莊公殺母弟段

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

為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

家人卦六二爻辭也鄭注曰二為陰爻得正

於內而陽爻也得正於外猶婦人自脩正于內丈夫

脩正於外無攸遂言婦人無敢自遂也爻體離又互

尋鏡白册  
淨有濃色

有法  
巨銘

體坎火位在下木在上能之象也饋食也故云在中饋也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

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徃來令恩

德可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嬖之私割不忍之心

婉少婉嬖謂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

令野無鳴之歎鄭玄注云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

野言身隱而名著喻賢朝無小明之悔詩小雅序曰

仕於亂也小明者言周幽王曰大東不興於今詩小

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鄭勞止不

怨於下詩小雅序曰人勞刺厲王也擬蹤往古此

誓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作皆懷忿恚

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壤交通護

本王欲之從尊孫壤遂以為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

之復請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

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

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壤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

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

德今壤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

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

唐順之曰  
諸語皆雅  
乘而不失

顧起九曰  
深辭俱抗  
直



安陛下宜覽鏡既視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二年

代劉愷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

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

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言非已本心震曰如朝

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寶大恨

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

從司空劉授聞之漢官儀授字孟春武原人即辟此二人旬月中

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為阿母脩

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憚等更相扇動傾搖

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

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言有儲蓄人無食菜之饑色也臣伏念方今

災害發起彌彌滋甚彌彌猶稍稍也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

以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

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

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津城門洛陽南

面西頭合兩為一連里竟街合兩坊而為一宅里即坊也雕脩繕

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

副部將作合數十處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轉相迫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憚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

依倚近侍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承等分威共權屬託

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

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銅棄世之徒復得顯用有臧賄禁

銅之白黑濁清濁同原天下謹譁咸曰財貨上流人

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

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

下度之豐慳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

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

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

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

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戊辰支皆

故言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

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

倚邪也在音竹王反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

邑之翼翼也詩商頌商也翼而親近侍臣未崇斷金

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翼四方之極也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

金言邪佞之臣不與上同心

孫鑰曰亦  
澤勁有餘  
然與西京  
悉別

六

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

在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燠心

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陽若臣無作

威作福玉食尚書洪範之辭也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也言昭在得專威福

為美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棄驕奢

之臣以掩詆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

於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

皆側目廣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

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念以

四下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諛鼓

木立之於朝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殷周哲王小人怨

詈則還自敬德尚書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

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也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

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法

有差乞為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與人之言興衆也詩

一詢于芻蕘左氏傳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

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

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史謂府吏也得豐等所詐下詔

書具奏。湏行還上之。豐等聞惶布會太史言星變逆

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對對怨也且鄧氏

故吏有志恨之心震初鄧騰辟之故曰故吏及車駕行還便時太

學且於太學待古時而後入也故曰夜遣使者策收

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

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志望有詔遣歸本郡

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慷慨悲歎

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

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

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棗次勿設祭

祠因飲醢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良風俗通曰齊公

棺道側謝承書曰震臨沒謂諸子謫震諸子代郵行

書道路皆為隕涕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歲餘順帝即

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請闕追訟震

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

禮改葬於華陰潼亭墓在潼關西大道之北遠近畢至先葬十

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

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

續漢書曰大鳥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

出衆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時

連有災異帝惑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

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黜素同茲在藩

藩樊也詩云營營青蠅止

于樊營營君子無信讒言青蠅汙白使黑汙黑使白汙使人變亂善惡也上天降威災青

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

棟折我其危哉

禮記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今使太守

丞以中牢具祠鬼而有靈儻其歆享於是時人立石

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尚舒亦得罪以減死論

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荆州刺史震五子長子攸

富波相

富波縣屬汝南郡

攸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

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

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揚震子孫

強項言不低屈也光

武謂董宜爲強項令也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爲汝南太守帝

崩後復入爲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勳及李傕

脅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催部曲將宋暉

楊昂令反催催由此孤弱帝乃得東

魏志曰繇爲黃門侍郎催脅天

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又有力焉後徙都許追封奇子亮

湯慎曰風辰夫

孫鑿曰賦評亦錄附

後漢列傳

卷四十四

為陽城亭侯

元舊宅在閩鄉縣

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

議者以為能世其家敷早卒子眾亦傳先業以謂者

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還夜走度

河眾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

太陽縣屬河東郡

建安

二年追前功封務亭侯

郡國志桃林縣有務鄉音莫老反

震中子秉

秉字叔節少傳父業秉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

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為豫州

徐兖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其

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

廉潔稱桓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勸講稱拜太

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

南尹梁胤府舍

胤梁冀子也

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

疏諫曰臣聞瑞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

人自召

左傳閔子騫之詞

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

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詩大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雅曰滄無敢驅馳與此文稍異也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

蹕而行靜室而止蹕止行人也靜室謂自非郊廟

之事則鑿旗不駕漢官儀曰前驅有雲故詩稱自郊

孫鑣曰叔節諸疏亦要伯起風調

後漢列傳

卷四十四

十

祖宮詩大雅雲漢之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萃卦

假至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左傳齊莊公

音格為梓所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法服謂天子服

殺也華蟲藻火粉米降亂尊卑等威無序等威謂威儀有

黻黻十二章侍衛守空宮綬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

有等威也變何章之謀前書曰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

廟居廊門執戟立於廟門待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

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也奕世受恩奕猶得備納言納言又以薄學竟在講勸

重也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慄摧折

略陳其愚帝不納乘以病乞退出為右扶風太尉

瓊惜其去朝廷上乘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

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乘稱病六年冀誅後乃

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乘

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胡承書曰乘免歸雅素

食行城故孝廉景慮齋錢百餘其年冬復徵拜河南

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為濟陰太守以臧罪為刺

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從事衛羽

事已見種傳及捕得方囚繫洛陽匡慮乘當寤寤其

後漢書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事坤曰上  
移而雅勁

事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

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左傳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

昔國之君恐方等無狀釁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

公之臣復命令得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憝終為國

害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而

秉竟坐輪作左校以久旱赦出會日食太山太守皇

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秉及

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竝劾秉著大不敬

請下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奏

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退讓為節俱徵

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詩

風羔羊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謂減膳也夫

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堯時許由禹時伯成聖朝

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喻以朝廷恩意如

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五年冬代

劉矩為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在謂

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

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傾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

鑿放曰可  
器下安文  
多一在字



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  
 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  
 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  
 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  
 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庶察有遺漏續上帝從  
 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峻青州刺  
 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誼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  
 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秉上言三署見  
 郎七百餘人帑藏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  
 國為池澆濯釁穢宜絕橫拜以塞覲觐之端

覲觐之端  
冀望

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  
 特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  
 當至因傍發調多以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

史以狀副言公府

南陽郡荆  
州所部也

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

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

順天制官

北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  
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明王奉順此道建

邦設

太微積星名為郎位

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  
帝坐後聚二十五星蔚然

日郎位

入奉宿衛出牧百姓臯陶誠虞在於官人

尚書

後漢死何

阜陶誠舜曰在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

知人在官人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詩

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道庶人不議詩

小雅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所謂伊人於焉穆穆清

朝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

徐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臧罪

暴虐一州明年乘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

自殺謝承書曰乘奏參取受罪臧累億特判男子張

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

之後感故相犯誑言有淫惡之罪應時捶殺以人臣

之勞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當糾時

珍玩不可稱紀乘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

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眾過

受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

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

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饍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

侯擅秦何以尚茲季氏魯卿世專魯收孔子曰季氏

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為秦相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

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

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

鍾人傑曰  
似漢魏人  
詩語

後漢書

卷四十四

十四

後漢列傳

卷四十一

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為至

戒左傳曰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歌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歌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駢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歌以扑撲職職怒歌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扶汝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

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也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其佞也放而眾服公羊傳曰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其佞也四佞即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

四凶也彼諧人投畀豺虎若斯之人非恩所有請免官送

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召秉掾屬問之公府外執

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猶

執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公羊傳曰趙鞅逐君側之惡

易為此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左傳晉士吉射

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前書鄧通文帝幸臣

為大中大夫居上僚怠慢丞相申屠嘉罷朝坐府中

召通至不為禮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

頓首首盡出血上使使持節召漢世故事三公之職

通而謝丞相此吾兵臣若擇之

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環

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

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

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八年薨時年七十四賜塋

陪陵于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嘗退居隱約教授門

徒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

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

以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

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

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洛陽宮殿名曰華光殿遷少府光

祿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休美也徵驗也五福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咎徵則六極至咎惡也六極一曰

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並見尚書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

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木形顏色而五星以之

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

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天意欲整

齊於人必假於君也今尚書文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

之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合大中是謂不立蛇龍陰類也詩云

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也虺蛇穴居陰之類故為女子之祥也故春秋

兩蛇鬪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洪範五行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仲而篡

孫鑲曰楊公景世勳

兄昭公立為鄭君後雍糺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  
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鬪鄭南門中內蛇死是時傅瑕  
仕於鄭欲內厲公故內蛇死者昭公將敗厲公將勝  
之象也是時昭公宜布恩施惠以撫百姓舉賢崇德  
以厲羣臣觀察左右以省姦謀則內變不得生外謀  
無由起矣昭公不覺果殺於傅瑕二子死而厲公入  
此其効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  
之祥鄭昭公殆以女子敗矣  
見幾而作音義曰后夫人雞鳴珮玉去君所夫女謁  
行則讒夫昌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讒夫昌則苞苴通故般湯以之自戒終

濟亢旱之災

說苑曰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疾邪苞苴直行邪讒夫昌邪官室榮邪惟陛下思

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坤

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

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等皆后之黨用后嬖寵

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王

大戊時東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東穀死景公時焚惑守心修德而星退舍二年代唐珍為

司空以災異免復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

袁隗為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

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蒸

也故立君長使司牧之司主也是以唐虞兢兢業業

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尚書皋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周文日昃不暇尚書

王自朝至於日中昃弗遑暇食明慎庶官俊又在職三載考績尚書

後漢列傳

卷四十四

載考績黜以觀厥成而令所序用無他德有影執者

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

北山之詩所為訓作詩小雅若止篇借借士子朝夕從事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艾聞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執極繁遊之荒樂

政事日墮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

巨勤止二祖高祖光武也追慕五宗之美蹤文帝太宗武帝世宗宣帝中宗

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

而求及前人也孫卿子曰猶立枉木而未其影之直也宜絕慢傲之

早急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次板謂詔書也

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傳曰離春者齊無鹽邑

之長壯大節耳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凸胸皮膚若

漆年四十一行嫁不售自謁宣王舉手拊膝曰殆哉殆

哉曰今王之國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

二國之難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安此一殆也漸臺

於左右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外不選適有

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政此四殆也

憤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帥傅不敢自同凡臣括

囊避咎括結也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謹自手書密上後坐辟黨人

免復拜光祿大夫光祿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

前雅曰雙出色鮮盛者為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

晉書 卷四十四 晉書 卷四十四 晉書 卷四十四

晉書 卷四十四 晉書 卷四十四

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

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

意少子乞還女婿張禹成帝時為丞相以師傅恩禹每疾輒以起居聞車駕日臨問之

拜禹下馬頓首謝恩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

於男遠姦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

女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屬少子未有官

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少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給

事也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朱雲

張禹以帝師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

廷大臣不能匡止臣願得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

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尚方

吾以微薄之學克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

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

昌或得神以亡左傳曰有神降於莘周內史過曰國

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

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

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蝮者也韓詩序曰蝮蝮刺奔女

詩人言蝮蝮在東者邪色乘陽於中孚經曰蜺之比

人君淫佚之徵蝮音帝蝮音董於中孚經曰蜺之比

無德以色親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比類也鄭玄

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熟矣熟成也

案春秋識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春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亂精也

也失度長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漢終於四百昔虹貫牛

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春秋文耀鉤曰白虹貫牛

恐失權齊侯大懼退去色黨更立賢輔使后出望上

牛山四面聽之以厭神宋均注曰山君位也虹蜺陰

氣也陰氣貫之君惑於妻黨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則之則效也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

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

見寵於時法言曰賦者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如驩撓其工更相

任芝居納言郗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

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猷猷口誦堯

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

易陵谷代處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

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誠詩曰大雅序曰板凡伯

帝板板下人幸癉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其詩曰

蕩蕩上帝下人之辟又云哀公之人胡為虺蜴注云

虺蜴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始哉之危莫過於

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諸

八品乃不  
入品乃不  
入品乃不



矣見怪則脩政。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人見怪則脩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謂變改而銷復之斥

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詩曰

張仲孝友。又曰。多職有闕。仲斷絕尺一。抑上槃游。留山甫補之。皆周宣王賢臣也。

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眾。變可弭。老臣過受

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

盡其悽悽之心。悽悽猶勤勤也。音力侯反。書奏。甚忤曹節等蔡

嵩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

冬。行辟雍禮。引賜為三老。復拜少府光祿勳。代劉郃

為司徒。帝欲造甲冑。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曰。竊聞使

者竝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為苑。昔先王造園。裁足

以脩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

鴻池。右作上林。鴻池在洛陽東。上林在馬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

猥規郊城之地。以為苑囿。壞沃衍。衍沃平廢田墾驅

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苑

已有五六。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洛陽宮殿名。有平樂苑。上林苑。相帝。延熹元年

年置鴻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逞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

宜惟夏禹甲宮。太宗露臺之意。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

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以慰下民之勞書奏帝

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也

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

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

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以病罷居無

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衣單複其曰襲自所服冠幘綬

玉壺革帶金錯鈎佩金錯以金問錯其文五年冬復拜太尉中

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請省閣切諫忤旨因

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

耀百姓天下繼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

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

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

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

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

之術也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算多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畱

中謂所論事畱在禁中未施用之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

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所注之籍錄乃感悟下詔封賜臨

晉侯邑千五百戶臨晉縣屬馮翊今同州初賜與太尉劉寬司

空張濟濟字元江緡陽人濟張輔曾孫竝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

機真曰  
畫在言

後漢及傳

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

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

后成功惟殷於民臯陶不與焉益吝之也吝耻也殷盛也尚書

曰信夷降典所人惟刑禹平水土王名山川稷降播種

者益遂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九月復代張溫為司

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襚

賜錢三百萬繒五百匹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賜華

所挺九德純備挺生也九德即三葉宰相輔國以

朕昔初載授道帷幄詩大雅曰文王初載載職也遂階成勳

大猷師範之功昭於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左

卿校殊位特進伍登衮職弭難又寧雖受茅土未答

厥勲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禮記曰孔子負

門歌曰太山其頌乎梁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

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漢雜事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賜位特

進在三公下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

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續漢書

之戰車也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

至舊續漢志三公列侯車倚鹿伏熊黑幡朱班輪

鹿文飛軫九旂降龍騎吏四人皆帶劍持棨

孫鑠曰

字人

韻之

楊慎曰

詩

後漢列傳

戰為前列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功曹皆帶劍車道王簿王記兩車為從也

公卿以

下會葬諡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于彪嗣

禮暮而小祥又暮而

大祥鄭玄注云祥吉也言其漸即吉也

孫鑛曰文先傳比前

筆力更勝

不知出何

入手

彭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

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

華嶠書曰與馬日碑

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

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

門生於郡界幸權官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姦言之

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徵

還為侍中五官中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

二遷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為司空

其冬代黃琬為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

以違其難

違避也

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

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識宜徙都

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

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

盤庚殷王之名也皆相也遷都于亳

般人相與怨恨湯遷亳仲丁遷囂河

直甲居相州乙居耿并盤庚五遷也

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

洛邑今天下無虞

虞度也言無可度之事也

百姓樂安明公建立

孫鑛曰史筆鍊核敘來自有神

聖王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

有糜沸之亂如糜粥石包室議妖邪之書豈可信用

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

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

兼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

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言不敢避彪曰天下動

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

計邪也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

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

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

以圖之此秦漢之執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

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為也議罷卓使司隸校

尉宣播以災異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即拜光祿大夫

十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以病免復為

京兆尹光祿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溥守嘉為

司空以地震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代朱雋為太尉

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

之間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遷洛陽復守

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

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

燕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操

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

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

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曰：康

男子武彥，廷乃無一弟，不恭不相及也。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

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

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標紳說文曰：纓，冠索也。

注禮記曰：纓冠，飾紳帶也。借所以瞻仰明公者，以

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盾枉，致之雍熙也。今橫

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解體，言不復肅敬也。孔融魯國

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若以非罪殺彪，融則還為魯國

一男子不復更來朝也。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

年，免。十一年，諸以恩澤為侯者皆奪封。彪父賜以師，傳封臨晉侯。

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為

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

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前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為弄

禮起元日  
海內  
男子武彥  
廷乃無一  
弟不恭不  
相及也  
人若輩飲  
之徒謂此  
當滿死矣

震懼之曰  
若驚者色

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官人 操為之改容 戲日碑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

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

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

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

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

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廻師

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

逆為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

如是者三操恠其速使庶之知狀也庶察於此思修止

以袁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續漢書曰人有

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謗訕鄂陵侯章修所著

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時年四十五矣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及魏文帝受禪

欲以彪為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

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

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

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

四黃初六年卒於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

與袁氏俱為東京名族云

孫鑿曰捕  
寫意能其  
濃然有風  
度

才思

孫鑿曰事

後漢列傳卷四十四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崇高之位憂重則深也

延光之間震為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柄易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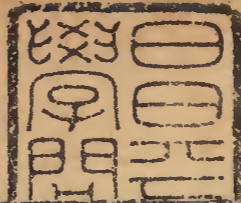
不利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易曰王臣

故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繼踵宰相信哉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先世韋平方之茂矣韋賢平當父子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世為國柱臣震畏四知秉去三

惑賜亦無諱彪誠匪忒忒差也修雖才子渝我淳則



文仁甲

後漢列傳卷四十四

終

士青朝

大風揚塵晴皎不殊也



